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十三卷十五

~~89
7~~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7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地

羣書要語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
 字土力於之者為地春秋元命苞地者濁陰也素問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坤至順上同地得一以寧老子今夫地一
 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中元命苞天左旋地右動元命苞地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

再又類聚前集

卷之十三

二

坐舟行而人不知河地若浮舟方如碁局揚州渾天賦圓天為蓋方地為輿宋玉大言賦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太平之民哉高適疏彈丸黑誌之地趙普傳地之別名九地一為沙泥二澤浼三征雀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揚子太玄注四極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鈞北至于祝栗爾雅淮南子曰天有八部九紀地有九州八柱按河圖括地象云崑崙山為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各山大川孔穴相通九州之外有八埏按淮南子東方曰沙海東南方曰沉澤南方曰丹澤西南方曰水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塞澤東北方曰通澤此八埏也八埏之外有八紘按淮南子東北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方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及戶西南方之紘曰炎土西方之紘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八紘之外有八極按淮南子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門東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署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嶽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纂要

地神之名地者其卦曰坤其神曰祗亦曰媪大而名之曰皇地祗小而名之曰神州亦名后土物理論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三

二

鑿渾沌氏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篇 蒙叟遺意曰：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且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將有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羅隱

斷鰲立極

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列子

柱折維絕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列子 康

回憲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楚詞 康向共工各非堯時共工

章亥步極

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一億三萬二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一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淮南子 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注 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八駿周遊

周穆王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做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出川間。

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奈父自鄭國來謁諫王以徐偃亂乃
及國宗社復安大平廣記

北地寒

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
至今名寒谷劉向別錄

南地暖

嶺南無雪忽大雪踰嶺被南中數州犬皆蒼皇狂走累日至無
雪乃已柳子厚書

縮地脉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神仙傳

金甌無缺

梁武初議納侯景而未决夜出視事至武德間猶言我國家猶
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使受地詎是所宜

地震草搖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草樹皆搖唐五行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地誌圖序

呂温

廣陵李諒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
寢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創法先聖之制點諸
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

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與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
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
散百川黛疑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
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
暨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
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
然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棟檠固不可同年而語
其詳畧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
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
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
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迹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

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
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親與
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瞭昧混一
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敷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
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
舜禹卹民之艱覩窮荒太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
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
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人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
所以廣巨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
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昔道不虛行舉地成
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

序述庶明作者之意碑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太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
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
始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
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
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
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
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得其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
赤縣未久經畧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

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夫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
蕃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
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
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
瞑目裂眚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
九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持哉
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
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
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風火之厄不敢回
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付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
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如視天下之廣

慷慨憤排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于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群盜之地奚翅十倍吾衆至少而群賊之兵奚翅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擊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定幾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貴壘若迷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寨置柵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峩冠被交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賢韃日逐王比遺

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北款五原塞願為藩蔽迺立之為南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為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古詩

地動聯句

蘇叔才子美

大荒孟夏月叔才未旬高春時日腹昏盲俚子美風口鳴嗚咿
萬雲因陰戚叔才百植嗟陽衰濃寒有勝氣子美天凍無敗期
六指忽搖拽叔才群蹠初奔馳九銅落蟾吻子美始異張渾儀
列宿犯天紀叔才預驗漢志辭民夢吹鼓舞子美禁堞強崩離
坐駭市聲死叔才立怖人足跡坦途重車僨子美急傳壯馬歌
陵草動無手叔才礫塊當揚箕停汚有亂浪子美僵木無靜枝

事類彙編卷之十三

衆啄不暇息叔才 沓嶂驚欲飛 踊塔撼鐸碎子美 安流蕩舟疲
 倒壺喪午漏叔才 顛巢駭眠鴟 居人眩眸子子美 行客勞觸兒
 南北頃儵忽叔才 西東播戎夷 四鎮一毛重子美 百川寸涖微
 斗數不知天叔才 軒輕主者誰 共土豈復愁子美 富媪安得爲
 寧無折軸患叔才 頃易崩山悲 衆蟄不安土子美 群毛難鹿皮
 驚者去靡所叔才 仆或如見擠 轟雷下簷瓦子美 决萬傾倉米
 雙顛大室虬叔才 四躍宸庭螭 萬宇變旋室子美 百城如轉機
 念此大蓄患叔才 必由政瑕疵 勝社勇歎氣子美 孤陽病其威
 傳是下乘上叔才 亦曰尊屈卑 夫惟至靜者子美 猶不可保之
 况乃易動物叔才 何以能自持 高者恐顛墜子美 下者當鎮紘
 天戒豈得慢叔才 肉食宜自思 變省孽可息子美 損降禍可違

願進小臣語叔才 兼爲丹宸規 偉哉聰明主子美 勿遺動地詩

泰山

羣書要語 泰山五岳之東岳也初學記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
 嶽注 泰山舜典 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 王名曰人魂魄東
 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博物志 名祀崇王者受命
 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 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
 爲群岳之長五經通義 泰山岩岩魯邦所瞻詩 曷爲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公羊傳 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 惟泰山之雲也公羊傳 泰山其頽

乎孔子歌泰山若礪漢功臣晉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夫門西岩為仙人石門東岩為介丘東南岩名曰觀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祠所望黃河如帶漢官儀及泰山記

古今事實

帝王封禪

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封泰山禪梁甫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增厚也禪除地為壇字本為禪以其祭神故從示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社首梁甫皆小山白虎通示也

孔登泰山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

秦大夫松

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應劭曰得五松封為五大夫

漢時種稻

泰山南有廟悉種稻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泰山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封禪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叙山勢峭險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稍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

每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三

九

其峻也石壁宵窳如無道逕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尤或為白石或如雪又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止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傍山脊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透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少步從匍匐邪上起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驩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白大醫令問起居

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兵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尼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二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容齋隨筆

泰山紀行

客有云昔能充曹與一二友祠岱岳因登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箭天麻玄參之類將五鼓初各杖策而東僅二十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真宗東封壇遺址擁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峯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

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辨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真廟帳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經龍口泉大石有罅如龍吟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壠尤秀聳比眺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之偉觀也聞見錄

古詩

望嶽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决眦入飛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遊泰山

李白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跡遶碧峯于今蒲青蒼飛流灑絕巘水色松聲哀北眺崑嶺竒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與雲甯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錄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王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盃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遊泰山

李白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覽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盈雲鬢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艱追攀

華山

羣書要語華山為西嶽爾雅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職方氏至于
大華書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華山記踐
華為城過秦論歸馬華山之陽武城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
高五千仞其廣千里西山記

古今事實

華山之神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甲白馬從山
上下知其非人道左止而待之遂持璧與鄭客曰為我遺鑄池
明年祖龍死

山中毛女

毛女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

人列仙傳

公超霧市

張楷字公超能為五里霧所居成市後華山南有公超霧市

王猛隱君見風門

子先騎龍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媪令急裝便
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媪因各騎之乃龍也上
華陰山常於山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列仙傳

登落鴈峯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坐矣恨不
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

希夷隱居

陳搏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

古今文集

雜著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張說撰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礧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玉之田。諒

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帝柴焉。以觀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十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脩。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林明。火淫。庶未嘗爽也。皇天眷佑。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親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曆少昊之盛德。叶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聆響。神文。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饒觀。朕學義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

至道之不行，不憂富貴之無求，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心之殿，勞思輕舉者哉。於戲維岳配天，尚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岳真予欲定禮樂，諸神人岳聽予思其維岳降神，生此多士，無得申甫專羨于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吝，誠而不應，未之公也。岳其念哉，十有二載，子夏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柰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覽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又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槩名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嶠嶠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齒齒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	精氣徘徊	偶聖呈瑞	逢昏降火	玉池神挹
石室僊開	海絕瀛洲	天遙玄圃	偉哉此鎮	崢嶸中土
鬼神乍遊	風雲忽聚	高標赫日	平壁飛雨	自吉王者
巡方必至	龍駕帝服	對天禪地	南面會神	西后在位
待予治國安人	然後徐思其事			

大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之首峯有五崖，北壑破岩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劈而剖其中，路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感

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功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烏有神之作力而有入跡乎神所以爲神者有作而無恃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如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以是惑使不語旌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

之以告山下

登華首

沈頌

嘗讀李肇國史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論又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畢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窮輒動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辨登華首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

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頰作誓書以
為肇安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籍詩云洛邑得
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岩眺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神
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劔攢高青磴躡凌峯踞梯颺颺伶俜悔
狂已昨齒垂誠仍鑽銘則知肇記為宿歎沈頰為安辨也隱居詩話

古詩

華岳

王維

西岳出浮雲積裹在大清連天疑黛色百里遙青冥白日為大
寒森沉華陰城昔聞乾坤開變化生巨靈右足踏方山左手推
削成天地忽開拆大河注東溟遂為西岳崎嶇雄鎮秦京大君
包覆載至德被群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又何

獨得亭

古意

韓愈

大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比比壺一片入
石沉痾痊我欲求之不俾遠青壁無路難魚緣安得長梯上摘
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華山歌

劉禹錫

洪鍾作高山天氣鼓其囊俄然神功就峻拔在象廓靈蹤露持
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畢來託太資帝宅以我為
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為嶽丈夫
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望岳

杜甫

西岳峻嶒竦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柱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李白

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谷轉秦地雷。發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噦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峯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閉道窈窕真人不到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洒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辉，東海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故人飲，身騎紫龍上天飛。

盧從出西岳

沈佺期

西嶽何嘗崇壯哉，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岑特羨好，傍見巨掌存勢如。拓東倒頗聞首陽山，云拆北河道磅礴。壓洪源，崑崙壯清昊。雲泉紛亂瀑，天磴屹橫抱。子先呼其巔，官女世不老。下有府君廟，歷載傳酒掃。皇明應天遊，十月飛豐鎬。微末忝閑從，兼得事蘋藻。宿心愛茲山，意欲拾靈草。陰壑已永閉，雲竇絕探討。芳月期再來，迴策思方浩。

遊華山雲臺觀

見道觀門

嵩山

羣書要語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初李記嵩字或作崧山大

而高曰崧釋名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崧山白虎通其山三千六百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摠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將但小耳王元之西征記

古今事實

許由隱居

東龍門之南有許由山高天四絕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墀道書

嵩神生賢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詩

緱山笙鶴

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千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其後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道書

嵩呼萬歲

漢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岳獲駿鹿見夏后啓母石翌日登崇嵩御史乘禽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贈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且山下戶二百戶爲之奉邑名曰崇嵩

隱少室山

李渤隱少室山以石拾遺召謝不起韓愈遺書曰朝廷士引領
東望君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

誤墜天穴

嵩高山北有天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
一人誤墮穴中同輩莫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爲尋
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一人對坐圍
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饑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
氣力十倍半年許乃出自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何館所
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劉義慶世說

嵩山紀行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觀峻極下院登高頂

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
閣千佛岩尋扁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鉄像沙伊
水至香山皇龕懸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
詩公不喜有興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
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達矣 聞見錄

古公不集

雜著

跋韓退之嵩山題名

歐陽永叔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
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亞厚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
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三
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顯神龍。龍怒則有雷，怒因念退之。記遇
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果跡，不知其
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古詩

贈嵩山焦鍊師詩并序

李白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
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
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
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酒翰，遙贈云：

二室寄碧天，二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
染，跡高想已遷。時逢金蟾夜，展讀青苔篇。六極怒達悲，九步長

周旋下瓢酌，頽水舞鶴來。山川遂歸空，山上獨倚秋霞眠。羅月
掛朝鏡，松風鳴夜弦。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嶺。霓裳何歲舞，羽
駕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元丹丘歌

李白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頽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峯
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
知爾遊心無窮。

嵩山天門歌

宋之問

登天門兮坐盤石之磷磷，前澗澗兮未手。下溟溟兮無垠，紛窈
窕兮岩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峯稜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交
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恠如此，願遊者

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迴合兮攢聚松萬接兮柱日石
千尋兮倚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絕紅試一望兮奪魄况眾妙
之無窮

衡山

羣書要語荊州之鎮曰衡山周禮一名岫峻山海經至于南岳

衡山 舜典衡山南岳也至黃帝乃以瀟霍二山為副衡山記

霍山為南岳蓋因其制也至漢武帝南巡特以衡山遐遠阻江

乃徙南岳之祭於瀟山亦雅壽之駢色曰霍山皮日休序衡山

南岳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

帖衡山有三峯一曰紫蓋每見有双白鶴回翔其上二曰祝融

下有石室三曰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練帶同上五岳於中州

衡山最達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山為宗最達

而獨為宗其神心靈韓序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昌黎廟碑

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為竦傑自非清靈之朝不

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綃分映青林直注山下盛弘之

衡山九疑沅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湖中記

古今事實

禹巡衡山

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

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

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吳越春秋

採藥忘返

劉璘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固一開一閉水深不得過臧榮緒晉書

遇數少年

湘東姚祖太元中為郡吏經衡山望若下數少年並執筆作書祖謂行旅休息乃過之未至百步少年相與飛颺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詩字字皆鳥迹劉敬異苑

杜遊岳祠

杜甫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來陽游岳祠

李泌隱居

李泌長福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置室廬

古公文集

古詩

巖下

謝靈運

衡山採藥人路迷粮亦絕遇息岩下坐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者

望嶽

杜甫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手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公則亡洎吾盛世網行邁越瀟湘滑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

風如飛霜牽迫限，偷送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
三歎問府主，君以替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洋洋。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韓愈

五嶽祭秩比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
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蔽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用
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滄更
靜，掃象峯出，仰見突兀撐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
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迳趨虛空。粉墻丹柱動光彩，鬼
物圖書填青紅。升階偃俛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
識神意，睢眦俯仰能鞠躬。手持杯珥道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纒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又絕，神

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掄映雲朦朧，猿鳴鍾動不知
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望衡山

劉禹錫

東南倚蓋卑，維岳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翮。青具結精
氣，磅礴宣地脉。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

霍山

曹松

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勢入天。未必展來空似翅，不妨開
去也成蓮。月將河漢分岩轉，僧與龍蛇共窟眠。直是畫工須閣
筆，况無名畫可流傳。

响嶼山

韓愈

响嶼山尖神禹碑，字畫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薜蘿葉，披瀝鸞鳳

泊拳虎螭事巖跡惟思莫窺道人獨止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
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

自上封登祝融峯絕頂次敬夫韻 朱元晦

衡嶽千仞超祝融一峯高群山畏突才奔走如曹逃我來雪月
中歷覽快所遭挹天滑青壁俯壑崩銀濤所恨無十指一掣可
六齧端歸青蓮宮坐對白玉臺重閣一倚徒霜風利如刀平生
山水心真作貨食饑寒明朝更清澈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
如千蝟毛嬉遊亦何益歲月令滔滔起望東北雲茫茫然首空搔
律詩

醉下祝融峯作

朱元晦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歎層雲許盪胸濁酒三盃豪興發朗吟飛

下祝融峯

常山

羣書要語并州其山鎮曰常山職方氏常山為岳亦雅至于北

岳通常山舜典北方為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久故曰常山

白虎通常山高二千九百丈上方三千丈周迴二千里五岳圖

古今事實

山藏寶符

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於恒山中往得者立為後諸子於
是往無所得無恤曰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
立之史記

常山之蛇

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則兩頭皆至。孫子

常山之仙

昌黎者常山道士。自稱殷女。食蓬萊根。往來山下。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列仙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北岳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應之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

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愛。其音利。大哉茲丘。殊於眾山。高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昂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義以臨之。其項也。上秩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控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辟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天海。洞台脊。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嶺。冠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虛。實實具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氣蓋聲馨。自之不覩。天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夫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秦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

罔答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粵若我唐正百主頌教恭惟我后揚
 五聖不列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崇南壇禋西岳泥東
 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顛顛衆心係於
 此而今猥狃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乎靜雨雪其霽乃屢麥
 尺稼穡於豐豐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
 黜輅纒旅未由冬艱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
 恒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
 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首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
 潔誠而禱齋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月九則禴藻自牧若
 從官飲糈蘇不益不執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示其與滯誦而
 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浮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

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
 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道俗無敢
 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岳之陽伊岳
 致神惟神主岳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肅慕慄然
 何爲故以嗟嘆嗟嘆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
 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伯榮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
 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
 神道助直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積
 祥且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乃
 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叶和至道默兮勤敷頌歌大怕如礪明

德惟我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衆山

羣書要語山之爲言宜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春秋說題辭山者土之聚也。國語今夫山一峯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與焉。中庸仁者樂山。論語玉在山而木潤。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荀子山不童。武帝制策。

山之別名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

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嶺，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峿，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岵，山坡曰坂，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坏，山中絕曰陁，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巖，巖山曰墮，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巨鰲戴山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石，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

下往來不得暫時，帝功流於西極，命策驪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始峙而不動。湯問。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惧其不已也，告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吳南，漢陰無壠。

會稽禹穴

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馬遷事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史記。

蓬萊風阻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封禪書

徧歷名山

司馬遷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滬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北自龍門至于朔方

著屐登山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常著大屐上山則去齒下山則去後齒

天台採藥

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失道食畫餅實食之覺身輕行數

里至溪澗持杯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便迎歸作食既出無復相識至家子孫已七世矣

携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峴山感慨

羊祜與從事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潤甫對曰明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後人為立廟及碑

數月山行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登崖

事類彙編 卷之十四 三
臨水火之而去

有濟勝具

許椽好遊山水體便登陟時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具世說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賜買山銀

神放異章乞歸 章聖賜買山銀百兩

遊山題名

章子厚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險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淡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古今文集

雜著

記鴈蕩山

沈存

温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謀未嘗有言者祥符中修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謝靈運為温州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山也

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峻。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于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木小龍。秋水簾之類。皆是水鑿音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岩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而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筆談

武夷圖序

朱元晦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岸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

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為眾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主為号。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

西山記

洪景廬

天地發育萬物。肇成于西。故名山川多西。今夫所謂瑤池。昆命閩風。縣固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沁弱水。外中州指為西。故其扶與英淑之氣。渙而它之。雖一岩壑一觀臺。地無中邊。亦莫不爾。杭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鄧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登臨。最宜彼東北南。豈不

或然僅遠數一二也吾邦東有督軍湖南有大江北有芝山而重淵復澤吞包太虛無盡復舉集西偏繁洲野處之所擅危當之矣非有以大表振之不能以雄夸李陽水書山南西道軍額篆筆徑二尺高三十五寸竊取其兩字揭為四山立亭於道上出濱洲門者引首即見當踈然改觀也起瓊樓訖江月巨細十二扁皆伯兄丞相隸古所作

桂山志

范至能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二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岳廬阜皆崇高渾厚雖有諸峯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峰云者蓋強名之其最

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蕩瓌之巫峽此天下同珍之者然皆數峰而止耳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枚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桓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笋瑤笈森列無際其恠且多如此誠當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嘗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坡蒼王忽嗟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真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筆也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岩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月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畧

麻姑山賦

李泰伯

巍乎高哉茲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尪頂天以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鬱前後相失岡巒崒徐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矛舞破煙骨靈竒恍惚變見出没匱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夫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窓或明而涼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蟲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則滕無所觀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群戲風舞羽珊珊老猿抱子吟聲欲乾恠物參差松柯水溜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

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迤邐園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懶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獸饑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茲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連客之經營全形養氣采木茹菁未嘗有笳籥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冷冷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與彼其稼穡之功遣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漠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山居記

楊廷秀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

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癖于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洒落如風櫺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水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安于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喜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觀所謂昆侖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四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

觀公爲出之竟艱難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叔子之鶴乎賓王笑曰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會稽矣翠浪王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惟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瀑布簾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吾居未嘗無山

古詩

楊某記

華子岡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木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旣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徑險無測度天路非術許遂登群峰首邈若升

雲煙羽人絕，髮鬢丹丘徒。空筌圖謀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常充俄頃用。豈為今古然。

登石門最高頂

謝靈運

晨策尋絕頂，夕息在山樓。疏峰抗高館，對館臨迴谿。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竄路塞，密谷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沉寘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翰目翫三春。萬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回懷，客共登青雲梯。

石壁山

謝靈運

昏且變風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

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欽腹色。雲霞收夕霏，艾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敬亭山

鮑照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奧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漂雲已漫漫，多雨亦凄凄。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未極歸路窄，如迷要欲近奇趣。卽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朕。

劍閣

杜甫

維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

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
悽愴二皇五帝前鷄犬莫相放後王尚乘遠職貢道已喪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
欲鏗疊瘴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石龕

杜甫

能巖號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彼又啼天寒昏無
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
雲梯爲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皆云直榦盡無以充提携奈何
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天台曉望

李白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樓滄海月憑高遠登

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太鵬翮波動巨鯨沒風潮爭洶洶神恠何
倉忽觀奇迹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
坐羽毛千秋臥蓬闕

送人歸黃山白鶴峯

李白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齒齒金芙蓉伊昔升絕
頂下窺天自松仙人煉玉處羽化留餘蹤亦聞溫伯雪獨往今
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巖歷萬重歸休白鶴嶺渴飲丹砂井鳳吹
我時來雲重爾當整去去陵陽東行行芳桂叢廻溪十六度碧
嶂盡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綵虹

登峨眉山

李白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恠安可乘青霞倚天

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吹瓊簫石上弄
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
騎羊子携羊凌白日

白水山佛迹巖

蘇子瞻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如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五連
絡崖嶠爭吞吐神功自鑪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
斛乳方其欲化時天匠磨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峯巒
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疑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
足不蓋册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溪匯九折萬馬騰一鼓
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
後濯足聊戲侮迥風卷飛電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

足贈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
青竹筒下灌黃精圃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

朱元晦

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起汗漫期兩袂天風飄卷烏此家
山名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朗寥棲息共雲屋追尋喚
漁舸一水屢縈廻千峯鬱岩巖蒼然太隱屏林端聳孤標下有
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茅茨幾時見自
此遣紛囂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不能就董役臥龍偶成此詩

朱元晦

事類類前集 卷之五
登車閩嶺微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鬱蒼蒼金輪西崑
峩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似聞笙鶴翔林谷下棲迹雲閣杳
相望千巖雖競秀二勝終莫量仰瞻銀河翻俯看蛟龍驤長吟
謫仙句和以王局章疇昔勞夢思茲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
愜棲雲房已尋兩峯間結屋依陽厓上有飛瀑駛下有清流長
循名協心期勇苦增悲涼壯齒乏奇節頽年矧昏荒誓將塵土
蹤暫寄雲水鄉封章儻從欲歸哉澡滄浪

廬山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
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
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

布遙相望迴崖疊嶂凌蒼蒼翠影紅霞隱朝日鳥飛不到暮天
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
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
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
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閩山歌

杜甫

閩州城東靈山白閩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頭江動將
傾未傾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
歸應結茅齋傍青壁

律詩

劉阮山

元稹

事類彙編 卷之十四 十一
芙蓉脂肉綠雲鬟。畫樓臺畫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香爐峯

白居易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障。便是香爐峯上火。

五老峯

李白

廬山西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君山

劉禹錫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

君山

黃魯直

滿川風月獨凭欄。縮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啻湖水滿。銀山堆裏看青山。

廬山

晁補之

南康白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翠腴。畫巖廬山佳絕處。不知何處合題詩。

遊東山

丁公言

數峯同抱隔煙林。一簇招提十里深。祇合赤行尋石徑。不須呵喝入松陰。遙分畫手援毫意。暗起詩人得句心。每領笙歌上高處。孤猿幽鳥城清音。

石假山附

羣書要語王精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
牙也物理論周易艮為山為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
補陽故山含石春秋說題辭燒泥為瓦燔木為炭蜂窠為蟻水
沫為石凡此皆其柔脆變為堅剛又曰磁石引針抱朴子隕石
于宋五隕星也左傳泗濱浮磬注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書石韞
玉而山輝文中子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成
鐵作劍光明洞照如冰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十洲記將為穹
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
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柳永州

新堂記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何必取而去哉歐公美
溪大石記

古今事實

貢椎石

禹貢青州厥貢鈇音松音惟石

石能言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
焉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然譴動小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昭八

寶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齎音七白

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履千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荀子

以石為虎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當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李廣事同見射門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三齊畧記

鬱林石

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續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龜蒙傳

叱石成羊

黃初平叱石成羊

叩石鼓鳴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木刻作魚形叩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千里

中書盤石

薛元超道衡孫也為中書舍人中書省一盤石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再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醉石

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嘗醉眠其上名曰醉石廬山記

翁仲

魏明帝景初二年鑄銅人二列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魏志鄣
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水經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惟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
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唐餘錄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
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
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
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譏也大怒笞殺之

戒子孫鬻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
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

靈壁石

政和間建良斲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壁縣貢三
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于夫
昇之不動或啓于上云此神物也宣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
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半頃刻
至苑中揮塵錄

三石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度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且曰若
不垂祐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
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脩造之用
公遂悟敕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

而石根不斲不能動遂罷揚公筆錄

記防取石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四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朱語錄

拜奇石

米芾好奇知無為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為言者所彈石林燕語

石屏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屏之所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曠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綉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土鑿取益眾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

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零陵志

以假山為血山係假山

究王官翊善姚坦王作假山坦曰不見假山唯見血山皆民生膏血所成時太宗為諸王亦作假山聞語而罷石介聖政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二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眾皆恠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志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

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二第南郭
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易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
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
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
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
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百乎厥狀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丘鮮
雲者有端險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瀟灑削成如珪瓊者有廉
稜銳剡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踞若動將翔將躡如鬼如
獸若行若驟將竦將闢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歎雷
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巒景麗之日巖壑霍霍若拂嵐撲
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

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百內一拳千里一瞬
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追觀孰察相顧而
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腴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
自一成不變以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
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恠爲公眼
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
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
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
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
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
觀斯石覽此文知公之嗜石之自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泄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藪
 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
 竹披輿歛又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基
 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
 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剪焚榛蕪決溝澮道林流
 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竒奇於茲
 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
 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
 與山無窮明白州邑羣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肩
 龐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羣老又言曰欽夫公之名亭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入為二千
 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惟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
 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二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
 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
 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箴奏諫尚書敢專筆削以附寒陵
 故事

惟石供

蘇子瞻

禹貢青州有鈞松惟石解者曰惟石石似王者今齊安汙上往
 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
 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者豈古所謂惟石者耶凡物之醜

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恠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璧瓊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

泉石膏肓記

楊廷秀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平生無他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林艘、永新、恠石，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釘餽為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假山，將誰給予笑。曰：予敢給人聊以自給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闕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二泉，而湮即命浚焉。泉列以猛，因接筒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甃一小方池，深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蓉，雜以荇藻，每疏泉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之，則為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為流

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頓若死然後滂然而上决决而流流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善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牛每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爲者余固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荷帶之下去則顯其後漸與人習圍圍洋洋若與人爲說既而復隱若耻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食之每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云不可爲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法可艾予亦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王隆病叟楊某記

盤石銘并序

白居易

大和元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不尺質疑雲白文拆烟碧
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
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古詩

題祖山人池上怪石

張碧

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山秋水骨先生應是厭風雷看向池
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擺不
落筆頭驚恠粘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

松下鋪却雙繒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

太湖石歌

吳融

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萬古生幽石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怪狀誰能識初疑朝家正人立又如戰士方狙擊又如防風死後骨又如於菟活時額又如成人楓又如害癭柏雨過上滌泓風來中有隙想得沈潛水府時與雲出兩蟠蛟螭今來磳硤林庭上長愁忽然坐白浪用時應不稱媧皇將去也堪隨博望噫嘻爾石好憑依幸有方池并釣磯小山叢桂且為伴鍾阜白雲長自歸何必豪家甲第裏玉欄干畔爭光輝一朝荆棘忽流落何異綺羅雲雨飛

律詩

奉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見示兼寄李蘇州

劉禹錫

震澤生奇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雛貌織銕虫篆銘犀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盞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且映鶴翎志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矜小欺相鷺圍圓矢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齒採取詢鄉老搜求按舊經垂鈞入空隙隔浪動晶荧有獲人爭賀歡誑衆共聽一州驚閱覽千里遠揚舸觀物洛陽陌懷人吳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壯絕倫因

題二十韻見示兼呈愛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鏤琢劍門開峭頂高危
矧蟠垠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磷狀疑成瑟
瑟胚康稜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業形將動鬼我勢欲摧奇應
潛鬼恠靈合靈風雷奮灑沾新雨斑明點古苔未應覆鳥雀不
肯染塵埃尖削現珎筍窪窳瑪瑙壘海神移碣石畫障懸大白
在世為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一葦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
意昇沉亦有媒披從永府底置向和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
酒盃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頽疎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
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陳朝三品石

王介甫

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以為當
年不預謀

在石

黃亞夫

山鬼水恠着薜荔天祿辟邪眠綠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
家池館來

詩話

評望夫石詩

陳后山云望夫石詩惟劉夢得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為孤石
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葦
叔達置其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

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雜著 以下係假山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木之生或孽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流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斫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殤拱而夭任為棟梁而不

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被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斫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一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古詩

奉和裴相公假山

韓愈

公平真愛山看山且連交猶嫌山在眼不得着脚歷往語山中
人巧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
開折有洞若神刻有巖類天劃終朝巖洞間歌吹宴賓戚孰謂

衡霍奇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畢。磻溪釣，何激道。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披。樂我盛明朝，於焉傲今昔。

和司空相公假山

錢希聖

斷得古雲根，蒼蒼鮮痕布。叢倚狀峯嵐，霏微起煙素。參差衡霍列，嶢峩虬龍聚。揮扇動林風，飛香暗巖戶。誰言盈尺內，自有青霄路。相君機務閑，玩此懷真趣。興以東山歸，境對曹溪悟。美矣仁智心，良哉聖明輔。

和徐生假山

范至能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簷。頽垣不數尺，藟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舒鉞。或長隨靡迤，或瘦露空嵌。險穴覩杳杳，高屏立嶢嶢。後出忽孤筇，羣奔杳相參。巖若

氣融結，突如鬼鑄鑄。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峽，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下流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紉練。豈如兀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恐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臥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懸。嵩山幸不遠，薇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為不即往，一室安即恬。屬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讎。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四終

[Faded text area,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海

羣書要語海晦也主引晦濁其水黑而晦釋名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翰海博物志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虛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列

子湯問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史記東有碧海

水不鹹苦正作碧色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有太帝宮太真

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迴五十里外有真海繞山其海水色正

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惟飛仙能到山海經海傍有蜃

氣為樓臺漢書江漢朝宗于海禹貢海濱廣斥同上百川學海

而至于海揚子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

何時已而不虛莊子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左傳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杜甫大禮賦東海驚莊

子北溟魚莊子

詩句遠聲魚呷浪層氣蜃迎風張濱歸海流漫漫選地闊海冥

冥杜溟漲鯨波動杜

古今事實

精衛填海

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
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山海經

乘桴浮海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海變桑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
水乃淺於往者畧半也豈復為陵乎方平乃曰東海行復揚塵
耳神仙傳

海賦不道益

張融作海賦以示顧愷之愷之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不道益耳

風飄海船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鞋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勅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擣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輟意若離感正彥使人爲其

治桅桅舊植船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輟筆談

舟遇海鯨

趙忠簡公鼎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百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招手令勿語恐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鱗也平生未嘗觀所謂旗者海鱗耳夷堅志

古今文集

雜著

海賦

木華字玄虛

昔在帝鳩巨唐之世天網滄瀟為涸為瘵洪濤灑汗萬里無際
 長波浴施迤邐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鏗臨崖之阜陸夾波瀆而
 相浚啓龍門之岸嶺壘陵巒而嶺壘羣山既畧百川潛深決奔
 澹滄騰傾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椅技五嶽竭泗九州瀝滴
 滲滲蒼蔚雲霧消流決壤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為委輸其為
 廣也其為祗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攸夾欽灑浮天
 無岸泚融沈灌渺瀰漫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喻百川洗滌
 淮漢襄陵廣鳥瀾瀉浩汴若乃大明月也撫轡於金樞之亢朔
 暘日也逸駭於扶桑之津彭沙碧石蕩颺昂濱於是鼓怒溢浪
 楊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

拔而爭迥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搥滄瀾而瀆灑
 濤洑迭而隆頽盤盪激而成窟峭泐深而為魁澗泊拍而地颺
 磊砢勾而相壓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漾漾温温葩華
 漱迅瀉滄漶漶若乃霧曠浩銷莫振莫球輕塵不飛纖羅不動
 猶尚呀呻餘波獨湧澎滄濤環崑山壘爾其枝岐潭淪勃湧
 成汜垂鬣隔夷迥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駭鼓楫
 汎海陵山於是侯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挂帆席望濤遠决罔然
 鳥逝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擊一越三千不終朝而
 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期則有海童邀路馬銜水獸當
 蹊天吳乍見而鬚髯蝟象暫曉而閃屍羣妖構連眇睚迨夷决
 帆摧撞戕風起惡廟如靈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黶鬚雲布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五

四

霍豈絕電日色妖露呵燄掩鬱曠眩無度飛滂大波相破激勢
相切崩雲屑雨泆泆汨汨踈踈湛灑沸潰渝溢灌并澗澗蕩雲
沃自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龍鼉之穴或挂臂於
岑嶽之峯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
或乃萍流而迴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海之多隘乃不悟
所歷之近遠爾其大量也則南澗朱崖北澗天墟東演析木西
薄青徐經涂溲溲冥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鯢鱗潛靈居豈
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
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黻黻其形爾
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鰲峴峴孤亭孽洪波指木
清竭磐石棟百靈颺訛風而南逝廣莫北國至而北征其垠則

有天琛水牲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又於
沙泖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水不
洽陰火潛然熅炭重燼吹烟九泉朱燼綠煙腰眇蟬峭魚則橫
海之鯨突机孤遊憂巖敷偃高濤茹鮮申吞龍舟喻波則洪連
大浪大踈踏吹湧則百川倒流或乃踈踏窮波陸死塩田巨鱗插
雲鬣刺天顛骨成嶽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嶽毛
翼產穀剖外成禽鳧雛離徒鶴子淋浹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
霧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
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泚陽侯乘躡龍氣絕往觀安期於蓬
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渺餐玉清崖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
之縹纒翔天沼戲窮溟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

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在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薄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噴突奔螭出扑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閉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岐路脉布蒲九區出無入有而貨俱君不返兮欲誰須膠菴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費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袁盎太台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陰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寧君軀

古詩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羸懦况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明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紀子牟戀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望海

祖孝嚴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觀海

隋煬帝

孟軻叙遊聖枚乘說瘡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廻無
岸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空碧霧晴連洲彩
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律詩

望海

周繇 英華

蒼茫空泛日四顧絕人煙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船島間雁有
國波外恐無天欲作乘槎客翻然去隔年

送人南遊

賈島

此別天涯遠孤舟泛海中夜行常認火帆去每因風變國人多
富炎方語不同鴈飛難度嶺書信若為通

送人南遊

杜荀鶴

凡遊南國者未省不蹉跎到海路雖盡掛帆人更多潮沙分象
跡化洞響蠻歌縱有投文處於君能幾何

南海

曹松

傾騰漢界沃諸蠻正望何如畫此看無地不同方覺遠共天無
別始知實文純隔霧朝令磬老蚌交波夜吐丹萬狀千形皆得
意長鯨獨自轉身難

潮

羣書要語朝曰朝夕曰汐 說文

詩句潮水定可信 李太白 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 坡

古今事實

子胥揚濤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因為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逐之弄潮之戲蓋始于此然或有沉溺者臨安志

錢王射潮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

古今文集

雜著

海潮賦序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月收乃小羸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水盈萬而不覆之欲望膳羞之孰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律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

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及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脫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

胥山祠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懸蒸人乃啓真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取鵝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號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末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填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於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脩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

咸令在上慢惡不率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大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言而車申已困於齊美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鏹之賜竟及其身賜夷盛屍投于水濱憤非致怒配濤作神之令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群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拂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石岸圻成坑迎潮民格之如呂梁文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稽揚舫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漭千里洪濤砥平有滑有脰有鹹有腥遥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于邠堦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

樽藻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者獲不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此大邪萬里永清人觀吐氣銘曰

武王鉞紂	子胥鞭平	為人為父	十死一生	矯矯任負
執弓挾矢	仗其寶劍	以謁吳王	稽首楚罪	皆中紂理
蒸報子妻	殲鉏直士	赫赫王間	實聽奇謨	鏹之金鼓
以號以誅	黃旗大舉	右廣皆采	戮墓非楮	瞻昭乃鳥
後王嗣立	執書以泣	顛越言潤	宰嚭讒輯	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	吾則切諫	抉眼不入	投于河上	自古波濤
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	洗滌南北	歎蕩東西	夷蠻并服
周敢不來	雖非命祀	不讓瀆齊	帝帝王王	代代明明
表我忠誠				

海潮圖序

余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入氣呼吸，或云海
鮪出處，皆亡經據。唐世廬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
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
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望視潮之消息，乃知廬氏之談出於
胸臆，所謂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
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
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
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
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二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

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
之入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
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
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
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
合，昏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
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
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
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
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
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取

今古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
今通一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
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
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爲晝潮望已後爲夜潮此皆臨海
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
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
前爲夜潮望已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
州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
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月加子而
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
平上弦已前爲夜潮上弦已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論潮

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
在山海經以爲海鱗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實哉
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虧鳳肇海潮賦以謂日出于海衝
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
抵天包水水承地而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
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
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
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
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
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

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子末四日丑

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漸漸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臨安志

辨胥濤之妄

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以溺殺人。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為濤虛也。且衛殖子路漢京彭越子胥之勇不過子路彭越然一人尚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胥亦自先入鼎鑊

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之不相副論衡

浙江潮聲

海潮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岳奮如雷電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湍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夾勢迫瀉而為濤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俸之浙江尤狹逼潮來不聞有聲又何也叢語

戒弄潮文

蔡襄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維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習俗于以遊觀厥有善泗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

枕龍息不測之深淵自為矜夸時或沉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嗟哭於水濱生也有涯蓋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示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律詩

杭州觀潮

姚合

樓有章亭號濤來自古今勢連滄海闊色比白雲深怒雪驅寒氣狂雷散大音浪高風更起波急石難沉鳥懼多遙過龍驚不敢吟切如開玉穴危似走瓊岑但視千人魄那知伍相心岸摧連古道洲漲踏叢林跳沫山皆濕當江日半陰天然與禹鑿此理遠難尋

和運使舍人觀潮

范希文

何處潮偏盛。錢塘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壘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群源怯倒流。騰凌大鯤化。浩蕩六鰲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和

范希文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尚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帆連地震。群檝望風迎。踊若蛟龍鬪。奔如雨電驚。衆知千古信。廻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

此發威名

觀潮

劉禹錫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源更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橫江詞

李白

浪打天門石壁開。海神來過惡風迴。浙江八月何如此。潮似連山噴雪來。

送章孝標歸杭州

楊巨源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

八月十五看潮

蘇子瞻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五 十五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
向月中看

又

萬人鼓噪儼渠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無
數浪花中

望海樓

蘇子瞻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頭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
山十二回

又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
弩射潮低

觀濤

朱慶餘

木落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鮮魴出海魚龍氣晴雪噴
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曉望無窮
意丹葉黃花繞郡城

潮

羅隱

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謾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
覆向平流任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至軍朝昏誰主
掌好騎頰尾問陽侯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434